

何建国

何建国

今日美术馆书库／中国名画家全集／当代卷

J222.7
274

中国名画家全集

何建国

何建国/著

河北教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何建国/何建国著. —石家庄: 河北教育出版社, 2006.10

(中国名画家全集·当代卷)

ISBN 7-5434-5887-X

I. 何... II. 何... III. 中国画—作品集—中国—现代 IV. J222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5) 第065215号

责任编辑/ 李诺

封面设计/ 阿强

版式设计/ 王忠海

图片提供/ 北京今日美术馆信息图片中心

中国名画家全集·当代卷

何建国

何建国/著

出版发行/ 河北教育出版社 (石家庄市联盟路705号, 邮编 050061)

监 制/ 今日美术馆

印 制/ 北京雅昌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/ 880×1230 1/32 7印张

出版日期/ 2006年10月第1版 第1次印刷

书 号/ ISBN 7-5434-5887-X

定 价/ 58元

版权所有, 翻印必究 法律顾问: 陈志伟

如发现印刷装订问题,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

地址/ 北京市顺义区天竺空港工业A区天纬四街

邮编/ 101312

电话/ 010-80486788 联系人/ 杜洋 刘磊

前 言

画者，本于天地之灵气，结于人心之妙想。画家立于天地之间，万象在旁，神思融趣，忽然划然，振笔直遂，以追其所见所闻所感；绝叫一声，纵横万状，以成精品。吾国绘画渊源有自，自晋顾恺之，千数百年来，流派林立，代不乏贤；洎乎南北，哲匠间出，风格迥异，自成风范；浩浩长江，巍巍昆仑，不足以道其高远。后人欲知其详窥其妙，难矣。

予生不能为画，而纵观古今名家之作，与其一时不得不然之变，始知法后能知无法。前辈有言，此道中尽可寄兴，其然欤？展读历代名迹，更觉其法如镜花水月，宛然有之，不可把握，而其无法，如长天清水，茫宕无际。

吾社襄集今古，选历代名家之尤者，道其生平事迹、画论理念、技法特色、前传后承，使览者窥一斑而见全豹，知一画师而晓一代之画，读数十名画家之集，而知吾国数千年绘画文明之概况。

盖因年代久远，战乱频仍，名画流失损坏者不可胜记。因有名家而画不存者，有画虽存而寥寥几稀者，有画家虽名，而其生平行藏不见于记载者，是故图文存世不多，绍介不可周全，乃使数人一集，聊胜于无也。

昔欧阳询编《艺文类聚》有云：“欲使家富隋珠，人怀锦玉，以为前辈缀集，各抒其意。”此集之意也。

王亚民

目 录

我的自述/2

收藏有感/26 古砚小考/26 古砚小考续/30 被埋没的天才——解纶草书评/76
民窑瓷绘的美之所在/80 民窑瓷绘的艺术价值/94 紫檀与黄花梨/106
紫檀与黄花梨补遗/108 景德有感/114 画家的画（三则）/116 与客论齐白石/128

访谈/148 与陈震生的访谈/148

附：常用印章 /214

照片 /216



我的自述

我属于老三届里的六七届初中生。这一代人的特点是数奇不偶，命运多舛！我会画画算是靠手艺吃饭。而那些无一技之长的人，现在下岗的居了多一半。我在电视里看到一位比我小三岁的老知青，须发皆白，数九寒天没人齐胸深的水中捞鱼虫养家糊口时，在这拨人里，我就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！

我天生就爱画，今年夏天我去看张仃先生，老头儿当时八十岁，我四十六岁，我们还讨论了这个问题——“很多画家在艺术的路上经过了漫长的耕耘探索而无所获，形不成自己的风格；不是他们不努力，而是缺少天分，没有悟性。”能够生活在北京画画，应该说是得天独厚，深厚的文化积淀滋养了一代又一代文化人。一位住在美国的朋友对我说：“站在纽约的摩天大厦上看地球是圆的。”我没去过纽约，自然体会不到那种感觉；但我深感到北京对我的艺术成长确实是给了太多太多！我十岁就逛东安市场的旧书摊，当时的东安市场里面是黑灯瞎火，路面是高低不平，曲里拐弯。识字不多，却好看线装书；父母每月虽给几块钱做学费，但我也尽量节省车钱、饭钱、零花钱去买书。我想现在的孩子恐怕没有几个人再去这样做了！故宫的珍藏从我的少年时代一直迷恋到现在。不同的是，当年的我是跪在地上去临摹那些古代大师们的杰作，当时的选择主要是工细一路，像不像是个关键。而现在的我更愿意徜徉于故宫的红墙黄瓦间，欣赏那一砖一瓦、一草一木。偏爱的是陶瓷、木器、雕刻，而对于画，大多已难动我心。“文化大革命”使我与学校无缘，而也正因此，北京的那些可望而不可及的名流学者们此时却也都名誉扫地，变成了“牛鬼蛇神”，反倒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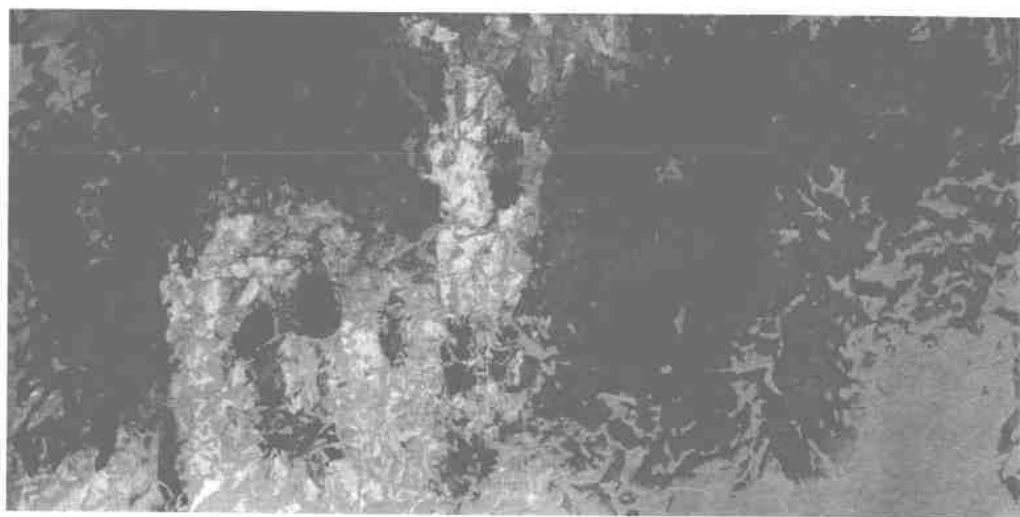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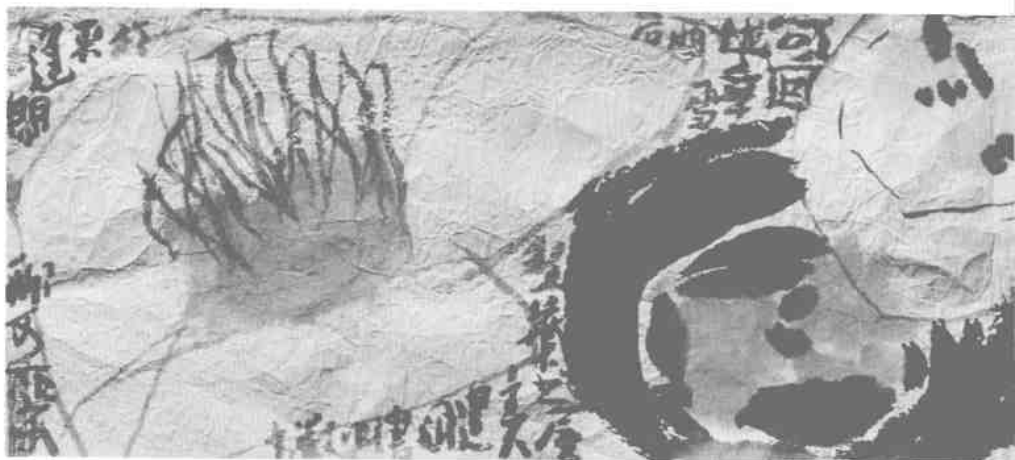
大概是1973年冬天，我去找张羽立玩。一个长相像老太婆的老头儿正蹲在地上撮煤，羽立给我介绍这就是他的父亲张正宇。当时我正热衷于印象派、野兽派的研究，就头头没脑地跟老头儿瞎侃，把印象派捧上了天，事后羽立跟我说他父亲很欣赏我，让我常去聊聊。这样我就成了张家的常客，而张正宇则成了我青年时代心目中的最高偶像。每一谈到画家，张正宇老爱说：“我不是画家。”每一谈到书法家

则曰：“我不是书法家。”其实当今之世，书画一道能跟张正宇并肩的屈指可数！张所以言此，是因为我们的美术把各门类之间的联系分得太死，太壁垒森严！艺术是触类旁通、融会贯通，通就活，严就死。张正宇正是个通才。张家里的陈设全部是他结婚时自己设计的。其总体结构基本是“明式”。比如其睡卧的榻为“圆裹腿”，但较明式粗壮低矮。方桌、杌凳也是如此。而其独出心裁设计的画案、多宝格则又漆成黑、红两色，颇具楚风。他屋里随处可见的小摆设有些是自行设计的小品，如“柳枝双燕”瓷盘，很多则就是民间玩具。他喜欢这些东西的朴实无华，有泥土气。他倒是没有收藏古董，我坐在我这间满是历代陶瓷、砚瓦、木器、石刻的小屋里写这篇小文时，我还在想他为什么没有走这条路？当时的东西是很便宜的。但尽管如此，张正宇的家是我青年时代最留恋的地方。这期间我接触的许多画家，其感觉根本无法和张正宇比！虽然他们现在很多人名气要比张大得多，但艺术比的是作品分量而不是名头！在张的家里，我们谈论了很多艺术上的问题，他常感叹现代西方对美术有一个科学系统的研究而我们却没有。他很欣赏林风眠，一次问我：“林风眠为什么一辈子只画一个‘方’？”接着他一拍桌子、一跺脚说道：“‘方’更富有装饰性！”他主张出新，常说的一句话是：“画，不革命不行！”他常说：“很多画家的画，看看没有毛病，但是很旧，没有意思！”他是以画取人，而不是以势取人。北京的画家没有几个是他看上眼的，但他第一次看到我的画时就一拍桌、一跺脚，叫道：“你是要一鸣惊人。”张的书画是并行的，他认为字写不好，画也就画不好。这是他区别于当今的新潮画家们的分水岭。然而天不假年，张的书画没有达到最高境界。张惯用的是日本山马笔，笔锋短而硬。其执笔又靠近笔根，所产生的效果是阳刚而乏阴柔，按行话讲就是太露，少含蓄。而中国老庄之说以柔克刚也是中国书画的最高境界，近代也就是一个齐白石做到了。这些话是张去世后二十年我才悟到。当年张正宇老让我写字，我老推没时间。而今我是真正尝到了写字的甜头，可惜张正宇不能再听我侃了！张的去世使我若有所失，我做

梦为他画了一幅像，参展于1978年的“北京肖像画展”，这是我惟一参加的一次官方展览。吴冠中评价道：“整个展览有一幅好画，画张正宇就要这样画！”

“文革”前北京的画界有“三张”之说，他们是张光宇、张正宇、张仃。光宇“文革”前即去世，现在张正宇也不在了，我就去找张仃。和这些老先生结识我都是毛遂自荐，我想学当年的李白用文章动天下，我的文章就是我的画。一直到现在，我择友的标准都是看他们对我画的反映，懂则友之，不懂则反是。张仃看了我的画，眯起眼睛，跷起小胡子笑了，我知道我被赏识了，这样我就常去张家。大概是“文革”后遗症，张仃的性格大半是沉默；他那时到现在的画风也一改当年的绚丽而变成焦墨写生。张强调基本功的训练，强调用线去写生，反对出脱太早。他举例说：“黄宾虹说恽南田，华新罗出脱太早遂没有大成。”我当时的画风尚属好看一路，对于单纯的笔墨造型往往是心有余而力不足。从好看一下变成单纯的基本功训练，一时间是很难转变过来的。现在很多大出风头、炙手可热而水平很差的画家，关键是没有经过这一转变；缺的是一点一画之功！当时劝我从零开始的人还有黄永玉。黄当时达到他艺术生涯的最辉煌期，他已经不屑与我这样的小青年去谈什么艺术，但他扔给我的三句话却使我一辈子都受益无穷！他说：“晚上在家写字，白天用写字的笔法写生，没事再多看书。”我说：“那不是太受罪吗？”他说：“受罪你别画呀！画画就是受罪！你就画好一个瓶子就行！”我冷静想了一下，两个张先生，一个黄先生都劝我写字、写生练基本功。这里面一定有道理，这样就开始了我长达十年之久的基本功训练。当时我在工厂上班，白天没时间就晚上干，常常是画到凌晨始睡，白天再到厂里去找补。要是倒夜班，则白天就走街串巷去写生。苦是真苦，受罪也是受大发啦！但慢慢地我尝到了此中的甜头，我发觉这样的练习不光是练手，眼力的提高则更快。像是X光机，不光是看到事物的外表而是看到了事物的骨骼、脉络、五脏六腑，犹如庖丁解牛，运笔如刀，游刃有余！到现在我四十多岁了，每天可以不画画，但不敢不练功。我这个功就是读书、写字，每每好用写字之





◎ 梨花书屋图 1981 33×135cm

◎ 听泉图 1982 33×100cm

笔去勾一瓶、一碗、一壶。三折肱始为吾师，多好的材料也需经后天的修练，所谓玉不琢不成器，百炼钢化绕指柔；这也是今年夏天我和张仃先生讨论的第二个问题——修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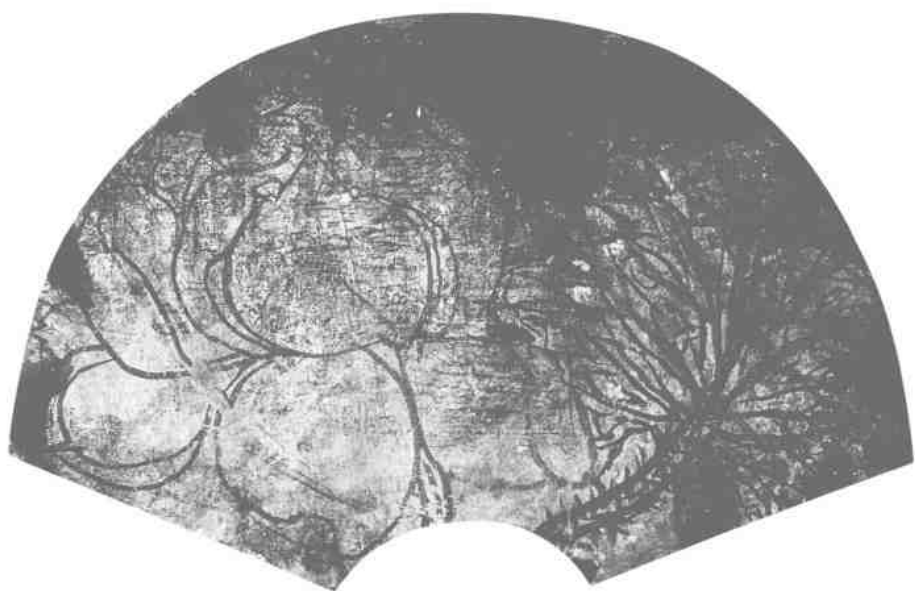
吴冠中先生是一个不谙世事的人，“文革”中我去找他，他把我当成了红卫兵！他每天只是画画，无暇和一个素不相识的小青年谈画。可事又凑巧，20世纪80年代初在荣宝斋举办的新春历代书画陈列展中我们又不期而遇。此时吴的名声尚未鹊起，荣宝斋里也无人理他。而吴先生是一个心直口快的人，其艺术见解多是有感而发，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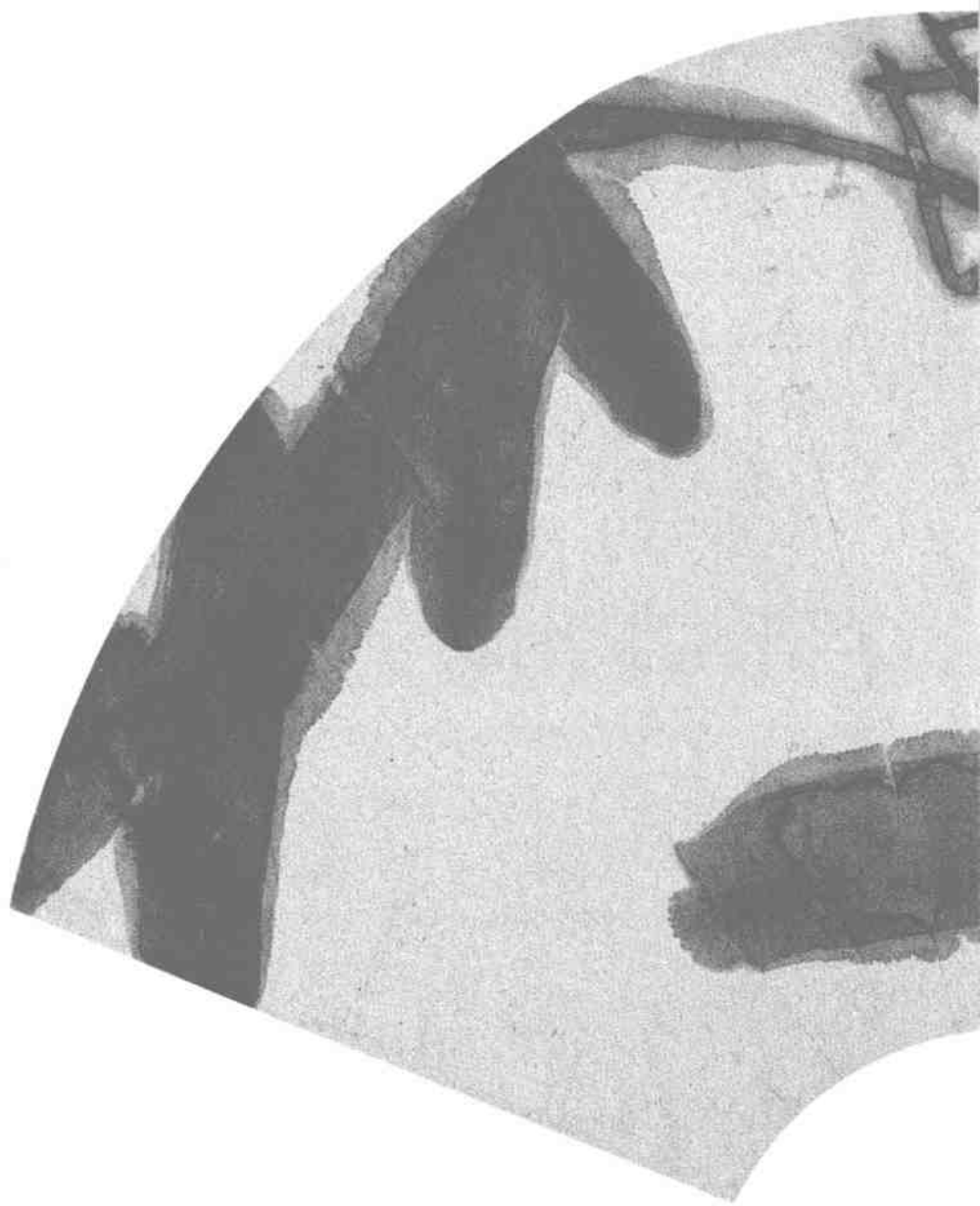
张口见舌，不吐不快！我知道这是天赐良机，机不可失，我紧随其后，听他即兴发表的各式评论。吴对张大千不屑一顾！当时的张尚蒙着一层面纱，国人很难见到他的作品。荣宝斋所陈皆是他壮年摹古之作。吴对我说：“千万不要迷信。这些都是骗人的！”其实张大千的路也是大部分老中国画家的路，泥古而不化；所下的功夫都是表面皮毛，而没有触及到美的实质！对于虚谷，吴冠中赞不绝口。当时对“海派”的研究还只停留在任伯年、吴昌硕身上，虚谷和蒲华都是驽尾，无人顾及。虚的代表作首推他的《博古》，西画里叫《静物》。吴冠中说：“虚谷画面中的各种



◎ 花如玉 1983



◎ 荷花 1986







● 关山月 1982 100 x 33cm